

紅

樓

夢

紅樓夢第七十九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吼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話說寶玉纔祭完了晴雯只聽花陰中有個人聲倒嚇了一跳細看不是別人却是黛玉滿面含笑口內說道好新奇的祭文可與曹娥碑並傳了寶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答道我想着世上這些祭文都過於熟爛了所以改個新樣原不過是我一時的頑意見誰知被你聽見了有什麼大使不得的何不改削改削黛玉道原稿在那裡倒要細細的看看長篇大論不知說的是什麼只聽見中間兩句什麼紅綃帳裡公子情深黃土隴中女兒命薄這一聯意思却好只是紅綃帳裡未免俗濫些放着

現成的真事爲什麼不用寶玉忙問什麼現成的真事黛玉笑道：「偕們如今都係霞彩紗糊的牕，何不說茜紗窗下公子多情呢？」寶玉聽了不禁跌足笑道：「好極好極，到底是你想得說出，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景好事儘多，只是我們愚人想不出來罷了。但只一件，雖然這一改新妙之極，却是在這裡住着還可，已我寔不敢當說着，又連說不敢，黛玉笑道：「何妨我的意，即可爲你之意，何必如此分晰也？太生疎了古人異姓陌路尚然，肥馬輕裘敝之無憾，何況偕們寶玉？笑道：「論交道不在肥馬輕裘，卽黃金白壁亦不當錙銖較量，倒是這唐突閨閣上頭，却萬萬使不得的。如今我索性將公子女兒改去，竟算是你。」

誅他的倒妙况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所以寧可棄了這一篇
文萬不可棄這茜紗新句莫若改作茜紗牕下小姐多情黃土
隴中了蠟薄命如此一改雖與我不涉我也慚懷黛玉笑道他
又不是我的丫頭何用此語况且小姐丫嬛亦不與雅等得紫
鵲死了我再如此說還不算遲寶玉聽了忙笑道這是何苦又
咒他黛玉笑道是你要咒的並不是我說的寶玉道我又有了
這一改可極妥當了莫若說茜紗牕下我本無緣黃土隴中卿
何薄命黛玉聽了斗然變色雖有無限狐疑外面却不肯露出
反連忙含笑點頭稱妙說果然改得好再不必亂改了快去幹
正經事罷剛纔太太打發人叫你說明兒一早過大舅母那邊

去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準了所以叫你們過去呢寶玉拍手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兒還未必能去呢黛玉道又來了我勸你把脾氣收收罷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說話一面咳嗽起來寶玉忙道這裡風冷僭們只顧站着涼着了可不是頑的快回去罷黛玉道我也家去歇息了明兒再見罷說着便自取路去了寶玉只得悶悶的轉步忽想起黛玉無人陪伴忙命小丫頭子跟送回去自己到了怡紅院中果有王夫人打發嬷嬷們來吩咐他明日一早過賈赦這邊來與方纔黛玉之言相對原來賈赦已將迎春許與孫家了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係軍官出身乃當日寧榮府中之門生筭來亦係至交

如今孫家只有一人在京現襲指揮之職此人名喚孫紹祖生得相貌魁梧體格健壯弓馬嫻熟應酬權變年紀未滿三十且又家資饒富現在兵部候缺題陞因未曾娶妻賈赦見是世交子侄且人品家當都相稱合遂擇爲東床姣婿亦曾囑明賈母賈母心中却不十分願意但想兒女之事自有天意況且他親父主張何必出頭多事因此只說知道了三字餘不多及賈政又深惡孫家雖是世交不過是他祖父當日希慕榮寧之勢有不能了結之事挽拜在門下的並非詩禮名族之裔因此倒勸諫過兩次無奈賈赦不聽也只得罷了寶玉却未曾會過這孫祖一面的次日只得過去聊以塞責只聽見那娶親的日子甚

近不過今年就要過門的又見那夫人等回了賈母將迎春接
出大觀園去越發掃興每每痴痴呆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聽
說要陪四個丫頭過去更又跌足道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了五
個清淨人了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帶地方徘徊瞻顧見其軒
窗寂寞屏幃儵然不過只有幾個該班上夜的老嫗再看那岸
上的蓼花葦葉也都覺搖搖落落似有追憶故人之態迥非素
常逞妍鬥色可比所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風冷

吹散芰荷紅玉影

蓼花菱葉不勝悲

重露繁霜壓纖梗

不聞永晝敲棋聲

燕泥點點污棋枰

古人惜別憐朋友

況我今當手足情

寶玉方纔吟罷忽聞背後有人笑道你又發什麼獸呢寶玉回頭忙看是誰原來是香菱寶玉忙轉身笑問道我的姐姐你這會子跑到這裡來做什麼許多日子也不進來逛逛香菱拍手笑囁囁的說道我何曾不要來如今你哥哥回來了那裡比先時自由自在的了纔剛我們太太使人找你鳳姐姐去竟沒有找着說往園子裡來了我聽見這個話我就討了這個差進來找他遇見他的丫頭說在稻香村呢如今我往稻香村去誰知又遇見了你我還要問你襲人姐姐這幾日可好怎麼忽然把個晴雯姐姐也沒了到底是什麼病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你

瞧瞧這地方一時間就空落落的了寶玉只有一味答應又讓他同到怡紅院去吃茶香菱道此刻竟不能等我着璉二奶奶說完了正經事再來寶玉道什麼正經事這般忤香菱道爲你哥哥娶嫂子的事所以要緊寶玉道正是說的到底是那一家只聽見吵嚷了這半年今兒又說張家的好明兒又要李家的後兒又議論王家的這些人家的女兒他也不知道造了什麼罪叫人家好端端的議論香菱道如今定了可以不用拉扯別家了寶玉忙問道定了誰家的香菱道因你哥哥上次出門時順路到了個親戚家去這門親原是老親且又和我們是同在戶部掛名行商也是數一數二的大門戶前日說起來時你們

兩府都也知道的金京城裡上至王侯下至買賣人卻稱他家是桂花夏家寶玉忙笑道如何又稱爲桂花夏家香菱道本姓夏非常的富貴其餘田地不用說單有幾十頃地種着桂花凡這長安那城裡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連宮裡一應陳設盆景亦是他家貢奉因此纔有這個混號如今太爺也沒了只有老奶奶帶着一個親生的姑娘過活也並沒有哥兒弟兄可惜他竟一門盡絕了後寶玉忙道僧道也別管他絕後不絕後只是這姑娘可好你們大爺怎麼就中意了香菱笑道一則是天緣一來是情人眼裡出西施當年時又通家來往從小兒都在一處頑過叙親是姑舅兄妹又沒嫌疑雖離了這幾年前兒一

到他家夏奶奶又是沒兒子的一見了你哥哥出落得這樣又是哭又是笑竟比見了兒子的還勝又令他兄妹相見誰知道姑娘出落得花朵似的了在家裡也讀書寫字所以你哥哥當時就一心看準了連當舖裡老夥計們一羣人遭擾了人家三四日他們還留多住幾天好不容易苦辭纔放回家你哥哥一進門就咕咕唧唧求我們太太去求親我們太太原是見過的又且門當戶對也依了和這裡姨太太鳳姑娘商議了打發人去一說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們忙亂得狠我也巴不得早些過來又添了一個做詩的人了寶玉冷笑道雖如此說但只我倒替你擔心慮後呢香菱道這是什麼話我倒不懂

了寶玉笑道這有什麼不懂的只怕再自個人來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香菱聽了不覺紅了臉正色道這是怎麼說素日偕們都是斯抬斯敬今日忽然提起這些事來怪不得人人都說你是個親近不得的人一面說一面轉身走了寶玉見他這樣便悵然如有所失歎歎的站了半日只得沒精打彩還入怡紅院來一夜不曾安睡種種不寧次日便懶進飲食身體發熱也因近日抄揀大觀園逐司棋別迎春悲晴雯等羞辱驚恐悲悽所致兼以風寒外感遂致成疾臥床不起賈母聽得如此天天親來看視王夫人心中自悔不合因晴雯過于逼責了他心中雖如此臉上却不露出只吩咐衆奶娘等好生服侍看守一日

兩次帶進醫生來診脉下藥一月之後方纔漸漸的痊愈好生
保養過百日方許動葷腥油麵方可出門行走這百日內院門
前皆不許到只在房中頑笑四五十日後就把他拘的火星亂
迸那裡忍耐得住雖百般設法無奈賈母王夫人執意不從也
只得罷了因此和些丫環們無所不至恣意耍笑又聽得薛蟠
那裡擺酒唱戲熱鬧非常已娶親入門聞得這夏家小姐十分
俊俏也畧通文翰寶玉恨不得就過去一見纔好再過些時又
聞得迎春出了閣寶玉思及當時姊妹耳髻斯磨從今一別縱
得相逢必不得似先前這等親熱了眼前又不能去一望真令
人凄惶不盡少不得潛心忍耐暫同這些丫環們厮鬧釋悶幸

免賈政責備逼迫讀書之難這百日內只不曾拆毀了怡紅院和這些丫頭們無法無天凡世上所無之事都頑耍出來如今且不消細說且說香菱自那日搶白了寶玉之後自爲寶玉有意唐突從此倒要遠避他些纔好因此以後連大觀園也不輕易進來了日日忙亂着薛蟠娶過親自爲得了護身符自己身上分去責任到底比這樣安靜些二則又知是個有才有貌的佳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因此心中盼過門的日子比薛蟠還急十倍好容易盼得一日娶過了門他便十分殷勤小心伏侍原來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歲生得亦頗有姿色亦頗識得幾個字若論心中的邱壑涇渭頗步熙鳳的後塵只吃虧了一

件從小時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胞兄弟寡母獨守此女嬌養溺愛不啻珍寶凡女兒一舉一動他母親皆百依百順因此未免釀成個盜跖的情性自己尊若菩薩他人穢如糞土外具花柳之姿內秉風雷之性在家中和丫嬛們使性賭氣輕罵重打的今日出了閣自爲要作當家的奶奶比不得做女兒時腴腆溫柔須要拿出威風來纔鈐壓得住人況且見薛蟠氣質剛硬舉止驕奢若不趑趄熱寵一氣炮製將來必不能自豎旗幟矣又見有香菱這等一個才貌俱全的愛妾在室越發添了朱太祖滅南唐之意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叫做金桂他在家時不許人口中帶出金桂二字來凡有不留心誤道一字者他便定

要苦打重罰纔罷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須得另換一名想桂花曾有廣寒嫦娥之說便將桂花改爲嫦娥花又寓自己身分如此薛蟠本是個憐新棄舊的人且是有酒膽無飯力的如今得了這一個妻子正在新鮮興頭上凡事未免儘讓這些那裏金桂兒是這般形景便也試着一步緊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氣概都還相平至兩月之後便覺薛蟠的氣概漸次的低矮了下去一日薛蟠的酒後不知要行何事先與金桂商議金桂執意不從薛蟠便忍不住便發了幾句話賭氣自行了金桂便哭的如醉人一般茶湯不進粧起病來請醫療治醫生又說氣血相逆當進寬胸順氣之劑薛姨媽恨得罵了薛蟠一

頓說如今娶了親眼前抱兒子了還是這樣胡鬧人家鳳凰似的好容易養了一個女兒比花朵兒還輕巧原看的你是個人物纔給你做老婆你不說收了心安分守已一心一計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還是這樣胡鬧喝了黃湯折磨人家這會子花錢吃藥白遭心一夕話說得薛蟠後悔不迭反來安慰金桂金桂見婆婆如此說越發得了意更粧出些張致來不理薛蟠薛蟠沒了主意惟有自軟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纔漸漸的哄轉過金桂的心來自此便加一倍小心氣槩不免又矮了半截下來那金桂見丈夫旂蠶漸倒婆婆良善也就漸漸的持戈試馬先時不過挾制薛蟠後來倚姣作媚將及薛姨媽後將玉寶

釵寶釵久察其不軌之心每每隨機應變暗以言語彈壓其志
金桂知其不可犯便欲尋隙苦得無隙可乘倒只好曲意俯就
一日金桂無事因和香菱閒談問香菱家鄉父母香菱皆答忘
記金桂便不悅說有意欺瞞了他因問香菱二字是誰起的香
菱便答道姑娘起的金桂冷笑道人人都說姑娘通只這一個
名字就不通香菱忙笑奶奶若說姑娘不通奶奶沒合姑娘講
究過說起來咱的學問連僧們姨老爺時常還誇的呢欲知香
菱說出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四回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謔妬婦方

話說金釧聽了將脖項一扭嘴唇一撇鼻孔裡哧哧兩聲冷笑道菱角花開誰見香來若是菱角香了正經那些香花放在那裡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花香就連荷葉蓮蓬都是一股清香的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曰靜夜或清早半夜細卸畧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聞呢就連菱角雞頭葦葉蘆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也是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說這蘭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香菱說到熱鬧頭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桂花的香又非別的香可比一句未完金

桂的了。嫗名喚寶蟾的忙指着香菱的臉說道你可要死你怎麼叫起姑娘的名字來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陪笑說一時順了嘴奶奶別計較金桂笑道這有什麼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這個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換一個字不知你服不服香菱笑道奶奶說那裡話此刻連我一身一體俱是奶奶的何得換一個名字反問我服不服叫我如何當得起奶奶說那一個字好就用那一個金桂冷笑道你雖說得是只怕姑娘多心香菱笑道奶奶原來不知當日買了我時原是老太太使喚的故此姑娘起了這個名字後來伏侍了爺就與姑娘無涉了如今又有了奶奶益發不與姑娘相干且姑娘又是極明白的

人如何惱得這些呢金桂道既這樣說香字竟不如秋字妥當
菱角菱花皆盛于秋豈不比香字有來歷些香菱笑道就依奶
奶這樣罷了自此後遂改了秋字寶釵亦不在意只因薛蟠是
天性得隴望蜀的如今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了頭寶蟾有三
分姿色舉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揶逗他寶蟾
雖亦解事只是怕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覺
察其意思著正要擺佈香菱無處尋隙如今他既看上寶蟾我
且捨出寶蟾與他他一定就和香菱疎遠了我再乘他疎遠之
時擺佈了香菱那時寶蟾原是我的人也就好處了打定了主
意俟機而發這日薛蟠晚間微醺又命寶蟾倒茶來吃薛蟠接

碗時故意捏他的手。寶蟾又喬粧躲閃，連忙縮手，兩下失悞，豁唧一聲，茶碗落地，潑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說寶蟠不好生，拿着寶蟠說，姑爺不好生接。金桂冷笑道：「兩個人的腔調兒都發使的了，別打諢，誰是傻子？」薛蟠低頭微笑，不語。寶蟠紅了臉，出去。一時安歇之時，金桂便故意的攆薛蟠別處去睡，省的得了饞癆。是的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做什麼和我說，別偷偷摸摸的，不中用。」薛蟠聽了，伏着酒盞臉就勢跪在被上，拉着金桂笑道：「好姐姐，你若把寶蟠賞了我，你要怎樣就怎樣。你要活人腦子也弄來給你。」金桂笑道：「這話好不通，你愛誰說明了，就收在房裡，省得別人看着不雅。」我可要什麼呢？薛蟠得

了這話喜的稱謝不盡是夜曲盡丈夫之道竭力奉承金桂次日也不出門只在家中廝鬧越發放大了胆了至午後金桂故意出去讓個空兒與他二人薛蟠便拉拉扯扯的起來寶蟾心裡也知八九了也就半推半就正要入港誰知金桂是用心等候的料着在難分之際便叫小丫頭小捨兒過來原來這小丫頭也是金桂在家從小使喚的因他自小父母雙亡無人看管便大家叫他做小捨兒專做些粗活金桂如今有意獨喚他來吩咐道你去告訴秋菱到我屋裡將我的絹子取來不必說我說的小捨兒聽了一逕去尋着秋菱說菱姑娘奶奶的絹子忘記在屋裡了你去取了來送上去豈不好秋菱正因金桂近日

每每的挫折他不知何意百般竭力挽回聽了這話忙往房裡來取不防正遇見他二人推就之際一頭撞了進去自己倒羞的耳面通紅轉身迴避不及薛蟠自爲是過了明路的除了金桂無人可怕所以運門也不掩這會秋菱撞來故雖不十分在意無奈寶蟾素日最是說嚼要強的今既遇了秋菱便恨無地可入忙推開薛蟠一逕跑了口內還怨恨不絕說他強效力逼薛蟠好容易哄得上手却被秋菱打散不免一腔的興頭變做了一腔的惡怒都在秋菱身上不容分說趕出來啐了兩口罵道死娼婦你這會子做什麼來撞屍遊魂秋菱料事不好三步兩步早已跑了薛蟠再來找寶蟾已無踪跡了于是只恨得罵

秋菱至晚飯後已吃得醺醺然洗澡時不防水略熱了些燙了脚似說秋菱有意害他他赤條精光趕着秋菱踢打了兩下秋菱雖未受過這氣苦既到了此時也說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開彼時金桂已暗和寶蟾說明今夜令薛蟠任秋菱房中去成親命秋菱過來陪自己安睡先是秋菱不肯金桂說他嫌醜賸了再必是圖安逸怕夜裡勞動伏侍又罵說你没見世面的主子見一個愛一個把我的霸佔了去又不叫你來到底是什麼主意想必是逼死我就罷了薛蟠聽了這話又怕鬧黃了寶蟾之事忙又趕來罵秋菱不識抬舉再不去就要打了秋菱無奈只得抱了鋪蓋來金桂命他在地下鋪着睡秋菱只得

依命剛睡下便叫倒茶一時又要搥腿如是者一夜七八次總不使其安逸穩卧片時那薛蟠得了寶蟾如獲珍寶一槩都置之不顧恨得金桂暗暗的發恨道且叫你樂幾天等我慢慢的擺佈了他那時可別怨我一面隱忍一面設計擺佈秋菱半月光景忽又粧起病來只說心痛難忍四肢不能轉動療治不效衆人都說是秋菱氣的開了兩天忽又從金桂枕頭內抖出個紙人來上面寫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針釘在心窩並肋肢骨縫等處於是衆人當作新聞先報與薛姨媽薛姨媽先忙手忙脚的薛蟠自然更亂起來立刻要拷打衆人金桂道何必冤枉衆人大約是寶蟾的鎮魔法兒薛蟠道他這些時並沒多

空兒在你房裡何苦賴好人金桂冷笑道除了他還有誰莫不
是我自己害自己不成雖有別人如何敢進我的房呢薛蟠道
秋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他自然知道先拷問他就知道了金
桂冷笑道拷問誰誰肯認依我說竟粧個不知道大家丟開手
罷了橫豎治死我也沒什麼要緊樂得再娶好的若搆良心上
說左不是你三個多嫌我一面說着一面痛哭起來薛蟠更被
這些話激怒順手抓起一根門門來一逕搶步找着秋菱不容
分說便劈頭劈臉渾身打起來一口只咬定是秋菱所施秋菱
叫屈薛姨媽跑來禁喝道不問明白就打起人來了這丫頭伏
侍這幾年那一年不小心他豈肯如今做這沒良心的事你且

問個清渾皂白再動粗鹵金桂聽見他婆婆如此說怕薛蟠
軟意活了便發聲喪氣大哭起來說這半個多月把我的寶蟾
霸佔了去不容進我的房惟有秋菱跟着我睡我要拷問寶蟾
你又護在頭裡你這會子又賭氣打他去治死我再揀富貴的
標緻的娶來就是了何苦做出這些把戲來薛蟠聽了這些話
越發着了急薛姨媽聽見金桂句句挾制着兒子百般惡賴的
樣子十分可恨無奈兒子偏不硬氣已是被他挾制軟慣了如
今又勾搭上了頭被他說霸佔了去自己還要占溫柔讓夫之
禮這魔法究竟不知誰做的正是俗語說的好清官難斷家
務事此時正是公婆難斷床幃的事了因無法只得賭氣喝薛

蟠說不爭氣的孽障狗也比你體面些誰知你三不知的把陪
房丫頭也摸索上了叫老婆說霸佔了丫頭什麼臉出去見人
也不知誰使的法子也不問清就打人我知道你是個得新棄
舊的東西白辜負了當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許打我卽刻
叫人牙子來賣了他你就心淨了說着又命秋菱收拾了東西
跟我來一面叫人去快叫個人牙子來多少賣幾兩銀子拔去
肉中刺眼中針大家過太平日子薛蟠見母親動了氣早已低
了頭金桂聽了這話便隔着牕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管賣
人不必說着一個拉着一個的我們狠是那吃醋拈酸容不得
下人的不成怎麼拔去肉中刺眼中釘是誰的釘誰的刺但凡

多嫌着他也不肯把我的丫環也收在房裡了薛姨媽聽說氣
得身戰氣咽道這是誰家的規矩婆婆在這裡說話媳婦隔著
窗子拌嚼虧你是舊人家的女兒滿嘴裡大呼小喊說的是什
麼薛蟠急得跺腳說罷啣罷啣看人家聽見笑話金桂意謂一
不做二不休越發喊起來了說我不怕人笑話你的小老婆治
害我倒怕人笑話了再不然留下他質了我誰還不知道薛
家有錢行動拿錢塾人又有姪親戚挾制着別人你不趁早施
爲還等什麼嫌我不如誰叫你們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
們家做什麼去了一面哭喊一面自己拍打薛蟠急得說又不
好勸又不好打又不好央告又不好只是出入暖聲嘆氣抱怨

說運氣不好當下薛姨媽被寶釵勸進去了只命人來賣香菱
寶釵笑道咱們家只知買人並不知賣人之說媽媽可是氣糊
塗了倘或叫人聽見豈不笑話哥哥嫂子嫌他不好留着我使
喚我正也沒人呢薛姨媽道留下他還是惹氣不如打發了他
干淨寶釵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樣橫豎不叫他到前頭去從
此斷絕了他那裡也與賣了的一樣香菱早已跑到薛姨媽跟
前痛哭哀求不願出去情愿跟姑娘薛姨媽只得罷了自此後
來香菱果跟隨寶釵去了把前面路徑竟自斷絕雖然如此終
不免對月傷悲挑燈自嘆雖然在薛蟠房中幾年皆因血分中
有病是以並無胎孕今復加以氣怒傷肝內外折挫不堪竟釀

成干血之症日漸羸瘦飲食懶進請醫服藥不效那時金桂又吵鬧了數次薛蟠有時仗着酒胆挺撞過兩次持棍欲打那金桂便遞身叫打這裡持刀欲殺時便伸着脖子薛蟠也是不能下手只得亂了一陣罷了如今已成習慣自然反使金桂越長威風又漸次辱罵寶蟾寶蟾比不得香菱最是個烈火干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放在腦後近見金桂又作踐他便不肯低服半點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後來金桂氣急甚至於罵再至于打他雖不敢還手便也撒潑打滾尋死覓活晝則刀頭夜則繩索無所不鬧薛蟠一身難以兩顧惟徘徊觀望十分鬧得無法使出門躲着金桂不發作性氣有時歡喜便糾聚

人來開牌擲骰行樂又生平最喜啃骨頭每日務要殺雞鴨將肉賞人吃只單是油炸的焦骨頭下酒吃得不耐煩便肆行海罵說有別的忘八粉頭樂的我爲什麼不樂薛家母女搃不去理他惟暗裡落淚薛蟠亦無別法惟悔恨不該娶這攪家精都是一時沒了主意於是寧榮二府之人上上下下無有不知無有不嘆者此時寶玉已過了百日出門行走亦曾過來見過金桂舉止形容也不怪厲一般是鮮花嫩柳與衆姊妹不差上下焉得這等情性可爲奇事因此心中納悶這日與王夫人請安去又正遇見迎春奶娘來家請安說起孫紹祖甚屬不端姑娘惟有背地裡淌眼淚只要接了來家散蕩兩日王夫人因說我

正要這兩日接他去只是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所以就忘了前日寶玉去了回來也曾說過的明日是個好日子就接他去正說時賈母打發人來找寶玉說明兒一早往天齊廟還愿去寶玉如今已不得各處去逛逛聽見如此喜的一夜不曾合眼次日一早梳洗穿戴已畢隨了兩三個老嫗坐車出西城門外天齊廟燒香還愿這廟裡已於昨日預脩停妥的寶玉天性怯懦不敢近猙獰神鬼之像是以忙忙的焚過紙馬錢糧便退至道院歇息一時吃飯畢衆嫗嫗和李貴等圍隨寶玉到各處頑耍了一回寶玉困倦復回至淨室安歇衆嫗嫗生恐他睡着了他請了富家的老王道士來陪他說話兒這老道士專在江

湖上賣藥弄些海上方治病射利廟外現掛着招牌丸散膏藥
色色俱備亦長在寧榮二府走動慣熟都與他起了個渾號喚
他做王一貼言他膏藥靈驗一貼病除當下王一貼進來寶玉
正歪在炕上想睡看見王一貼進來笑着來得好王師父你極
會說笑話兒的說一個與我們大家聽聽王一貼笑道正是呢
哥兒別睡仔細肚子裡麪筋作怪說着滿屋裡的都笑了寶玉
也笑着起身整衣王一貼命徒弟們快沏好茶來焙茗道我們
爺不吃你的茶坐在這屋裡還嫌膏藥氣息呢王一貼笑道不
當家花錢的膏藥從不拿進屋裡來的知道二爺今日必來三
五日頭裡就拿香薰的了寶玉道可是呢天天只聽見你的膏

藥好到底治什麼病王一貼道若問我的膏藥說來話長其中細底一言難盡共藥一百二十味君臣相際溫涼兼用內則調元補氣養榮衛開胃口寧神定魄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則和血脉舒筋絡去死生新去風散毒其效如神貼過便知寶玉道我不信一張膏藥就治這些病我且問你倒有一種病也貼得好麼王一貼道百病千災無不立效若不效二爺只管揪鬍子打我這老臉折我這廟何如只說出病源來寶玉道你猜若猜得着便貼得好了王一貼聽了尋思一會笑道這倒難猜只怕膏藥有些不美了寶玉命他坐在身邊王一貼心動便笑着悄悄的說道我可猜着了想是二爺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要滋

助的藥可不是話猶未完焙茗先喝道該死打嘴寶玉猶未解忙問他說什麼焙茗道信他胡說唬得王一貼不等再問只說二爺明說了罷寶玉道我問你可有貼女人的妬病的方子沒有王一貼聽了拍手笑道這可罷了不但說沒有方子就是聽也沒有聽見過寶玉笑道這樣還算不得什麼王一貼又忙道這貼妬的膏藥到沒經過有一種湯藥或者可醫只是慢些兒不能立刻見效的寶玉道什麼湯怎麼吃法王一貼道這叫做療妬湯用極好的秋梨一個二錢冰糖一錢陳皮水三碗梨熟爲度每日清晨吃這一個梨吃來吃去就好了寶玉道這也不值什麼只怕未必見效王一貼道一劑不效吃十劑今日不

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明年再吃橫豎這三味藥都是順肺開胃不傷人的甜絲絲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過一百歲人橫豎是要死的死了還妬什麼那時就見效了說着寶玉焙茗都大笑不止罵油嘴的牛頭王一貼道不過是閑着解午盹罷了有什麼關係說笑了你們就值錢告訴你們說連膏藥也是假的我有真藥我還吃了做神仙呢有真的跑到這裡來混正說着吉時已到請寶玉出去奠酒焚化錢糧散福功課完畢寶玉方進城回家那時迎春已來家好半日孫家婆娘媳婦等人已待晚飯打發回家去了迎春方哭哭啼啼在王夫人房中訴委屈說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賭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婦丫頭將刀

逼略勸過兩三次便罵我是醋汁子老婆擰出來的又說老爺
曾收着五千銀子不該使了他的如今他來要了兩三次不得
便指着我的臉說道你別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
千銀子把你準折賣給我的好不好打你一頓擗到下房裡睡
去當日有你爺爺在時希冀上我們的富貴趕着相與的論理
我和你父親是一輩如今壓着我的頭晚了一輩不該做了這
門親倒沒的叫人看着趕勢利似的一行說一行哭得嗚嗚咽
咽連王夫人並衆姊妹無不落淚王夫人只得用言解勸說已
是遇見不曉事的人可怎麼樣呢想當日你叔叔也曾勸過大
老爺不叫做這門親的大老爺執意不聽一心情愿到底做不

好了我的兒這也是你的命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這麼苦從小兒沒有娘幸而過猶娘這邊來過了幾年淨心日子如今偏又是這麼個結果王夫人一面勸一面問他隨意要在那裡安歇迎春道乍乍的離了姊妹們只是眠思夢想二則還記掛着我的屋子還得在園裡住得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還可得住不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勸道快休亂說年輕的大妻們鬥牙鬥齒也是泛泛人的常事何必說這些喪話仍命人忙忙的收什紫菱洲房屋命姊妹們陪伴着解釋又吩咐寶玉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風聲倘或老太太知道了這些事都是你說的寶玉唯唯的聽命迎春是夕仍在舊館安歇衆

姊妹丫嬛等更加親熱異常一連住了三日纔往那夫人那邊去先辭過買母及王夫人然後與衆姊妹分別各皆悲傷不捨還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勸釋方止住了過那邊去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就有孫家的人來接去迎春雖不愿去無奈孫紹祖之惡勉強忍情作辭去了邢夫人本不在意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難以面情寒責而已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且說迎春歸去之後那夫人像沒有這事倒是王夫人撫養了一場却甚覺傷感在房中自己歎息了一回只見寶玉走來請安看見王夫人臉上似有淚痕也不敢坐只在傍邊站着王夫人叫他坐下寶玉纔捱上炕來就在王夫人身旁坐了王夫人見他呆呆的瞅着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便道你又爲什麼這樣呆呆的寶玉道並不爲什麼只是昨兒聽見二姐姐這種光景我實在替他受不得雖不敢告訴老太太却這兩夜只是睡不着我想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那裡受得這樣的委屈況且

二姐姐是個最懦弱的人向來不會和人拌嘴偏偏兒的遇見這樣沒人心的東西竟一點兒不知道女人的苦處說着幾乎滴下淚來王夫人道這也是没法兒的事俗語說的嫁山去的女孩兒潑出去的水叫我怎麼樣呢寶王道我昨兒夜裡倒想了一個主意咱們索性回明了老太太把二姐姐接回來還叫他紫菱洲住着仍舊我們姐弟兄們一塊兒吃一塊兒頑省得受孫家那混賬行子的氣等他来接偕們硬不叫他自由他接一百回咱們留一百回只說是老太太的主意這個豈不好呢王夫人聽了又好笑又好惱說道你又發了獸氣了混說的是什麼大凡做了女孩兒終久是要出門子的嫁到人家去

娘家那裡顧得也只好看他自己的命運碰得好就好碰得不
好也就沒法兒你難道沒聽見人說嫁鷄隨鷄嫁狗隨狗那裡
個個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況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婦孫姑
爺也還是年輕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氣新來乍到自然要有
些扭別的過几年大家摸着脾氣兒生兒長女以後那就好了
你斷斷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說起半個字我知道了是不依你
的快去幹你的去罷不要在這裡混說說得寶玉也不敢作聲
坐了一回無精打彩的出來了驚着一肚子悶氣無處可泄走
到園中一逕往瀟湘館來剛進了門便放聲大哭起來黛玉正
在梳洗纔畢見寶玉這個光景倒嚇了一跳問是怎麼了合誰

慙了氣了連同几聲寶玉低着頭伏在棹子上嗚嗚咽咽哭的說不出話來黛玉便在椅子上怔怔的瞅着他一會子問道到底是不是別人台你慙了氣了還是我得罪了你呢寶玉搖手道都不是都不是黛玉道那麼着爲什麼這麼傷起心來寶玉道我只想着偕們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活着真真沒有趣兒黛玉聽了這話更覺驚訝道這是什麼話你真正發了瘋了不成寶玉道也並不是我發瘋我告訴你你也不能不傷心前兒二姐姐回來的樣子和那些話你也都聽見看見了我想人到了大的時候爲什麼要嫁嫁出去受人家這般苦楚還記得偕們初結海棠社的時候大家吟詩做東道那時候何等熱鬧如今寶

姐姐家去了連香菱也不能過來二姐姐又出了門子下幾個知心知意的人都不在一處弄得這樣光景我原打算去告訴老太太接二姐姐回來誰知太太不依倒說我欺混說我又不敢言語這不多几時你瞧瞧園中光景已經大變了若再過几年又不知怎麼樣了故此越想不由人不心裡難受起來黛玉聽了這番言語把頭漸漸的低了下去身子漸漸的退至炕上一言不發嘆了口氣便向裡躺下去了紫鵲剛拿進茶來見他兩個這樣正在納悶只見襲人來了進來看見寶玉便道二爺在這裡呢麼老太太那裡叫呢我估量着二爺就是在這裡黛玉聽見是襲人便欠身起來讓坐黛玉的兩個眼圈兒已經哭

的通社了寶玉看見道姊妹我剛纔說的不過是些獸話你也不用傷心你要想我的話時身子更要保重纔好你歇歇兒罷老太太那邊叫我看看去就來說着往外走了襲人悄問黛玉道你兩個人又爲什麼黛玉道他爲他二姐姐傷心我是剛纔眼睛發癢揉的並不爲什麼襲人也不言語忙跟了寶玉出來各自散了寶玉來到賈母那邊賈母却已經歇晌只得回到怡紅院到了午後寶玉睡下中覺起來甚覺無聊隨手拿了一本書看襲人見他看書忙去沏茶伺候誰知寶玉拿的那本書却是古樂府隨手翻來正看見曹孟德對酒當歌人生几何一首不覺刺心因放下這一本又拿一本看時却是晉文翻了幾

頁忽然把書掩上托着腮只骨痴癡的坐着襲人倒了茶來見他這般光景便道你爲什麼又不看了寶玉也不答言接過茶來喝了一口便放下了襲人一時摸不着頭腦也只骨站在傍邊默默的看着他忽見寶玉站起来嘴裡咕咕囁囁的說道好一個放浪形骸之外襲人聽了又好笑又不敢問他只得勸道你若不愛看這些書不如還到園裡逛逛也省得悶出毛病來那寶玉只啞口中答應只啞出着神往外走了一時走到沁芳亭但見蕭疎景象人去房空又來至蘅蕪院更是香草依然門窗掩閉過藕香榭來遠遠的只見幾個人在蘆溆一帶闌干上靠著有幾個小丫頭蹴在地下找東西寶玉輕輕的走在假

山背後聽着只聽一個說道看他湊上來不湊上來好似李紋的語音一個笑道好下去了我知道他不上來的這個却是探春的聲音一個又道是了姐姐你別動只管等着他橫豎上來一個又說上來了這兩個是李綺那岫烟的聲兒寶玉忍不住拾了一塊小礮頭兒往那水裡一擲咕咚一聲四個人都嚇了一跳驚訝道這是誰這麼促狹唬了我們一跳寶玉笑着從山子後直跳出來笑道你們好樂啊怎麼不叫我一聲兒探春道我就知道再不是別人必是二哥哥這樣淘氣沒什麼說的你好好見的賠我們的魚罷剛纔一個魚上來剛剛兒的要釣着叫你唬跑了寶玉笑道你們在這裡頑竟不找我我還要罰你

們呢大家笑了一回寶玉道俗們大家今兒釣魚占占誰的運氣好看誰釣得着就是他今年的運氣好釣不着就是他今年的運氣不好俗們誰先釣探春便讓李紋李縠不肯探春笑道這樣就是我先釣則向寶玉說道二哥哥你再走了我的魚我可可依了寶玉道頭裡原是我要唬你們頑這會子你只管釣罷探春把絲繩拋下沒十來句話的工夫就有一個楊葉窠兒吞着釣子把漂兒墜下去探春把竿一挑往地下一撩却是活迸的侍書在滿地上亂抓兩手捧着攔在小磁罈內清水養着探春把釣竿遞與李紋李縠也把釣竿垂下但覺絲兒一動忙挑起來却是個空釣子又垂下去半晌絲一動又挑起來

還是空鈎子李紋把那鈎子拿上來一瞧原來往裡鈎了李紋
笑道不得鈎不着忙叫素雲把鈎子敲好了換上新虫子上
邊貼好了葦片兒垂下去一會兒兒葦片直沉下去急忙提起
來倒是一個二寸長的鰕爪兒李紋笑着道寶哥哥鈎罷寶玉
道索性三妹妹合那妹妹鈎了我再鈎岫烟却不答言只見李
紋道寶哥哥先鈎罷況着水面上起了一個泡兒探春道不必
儘着讓了你看那魚都在三妹妹那邊呢還是三妹妹快着鈎
罷李紋笑着接了鈎竿兒果然沉下去就鈎了一個然後岫烟
也鈎着了一個隨將竿子仍舊遞給探春探春遞與寶玉寶
玉道我是要學姜太公的便走下石磯坐在池邊釣起來豈知

那水裡的魚看見人影兒都躲到別處去了寶玉掄着釣竿等了半天那釣絲兒動也不動剛有一個魚兒在水邊吐沫寶玉把竿子一幌又唬走了急的寶玉道我最是個性兒急的人他偏性兒慢這可怎麼樣呢好魚兒快來罷你也成全成全我呢說得四人都笑了一言未了只見釣絲微微一動寶玉喜得滿懷用力往上一兜把釣竿往石上一碰拚作兩段絲也振斷了鈎子也不知往那裡去了衆人越發笑起來探春道再沒見像你這樣鹵人正說着只見麝月慌慌張張的跑來說二爺老太太醒了叫你快去呢五個人都唬了一跳探春便問麝月道老太太叫二爺什麼事麝月道我也不知道就只聽見說是什麼

開破了叫寶玉來問還要叫璉二奶奶一塊兒查問呢嚇得寶玉發了一回歎說道不知又是那個了頭遭了瘟了探春道不知什麼事二哥哥你快去有什麼信兒先叫麝月來告訴我們一聲兒說着便同李紋李綺岫烟走了寶玉走到賈母房中只見王夫人陪着賈母摸牌寶玉看見無事纔把心放下了一半賈母見他進來便問道你前年那一次大病的時候後來虧了一個瘋和尚和個癩道士治好了的那會子病裡你覺得是怎麼樣寶玉想了一回道我記得得病的時候兒好好的站着倒像背地裡有人把我攔頭一棍疼的眼睛前頭漆黑看見滿屋子裡都是些青面獠牙拿刀舉棒的惡鬼躺在炕上覺着腦袋

上加了幾個腦箍是昀已發便疼的任什麼不知道了到好的時候又記得堂屋裡一片金光直照到我房裡來那些鬼都跑着躲避便不見了我的頭也不疼了心上也就清楚了賈母告訴王夫人道這個樣兒也就差不多了說着鳳姐也進來了見了賈母又回身見過了王夫人說道老祖宗要問我什麼賈母道你前年害了邪病你還記得怎麼樣鳳姐兒笑道我也全不記得但覺自己身子不由自主倒像有些鬼怪拉拉扯扯要我殺人纔好有什麼拿什麼見什麼殺什麼自己原覺狠乏只是不能住手賈母道好的時候還記得麼鳳姐道好的時候好像空中有人說了几句話是的却不記得說什麼來着賈母道

麼看起來竟是他了。他姐兒兩個病中的光景，合纔說的一樣。這老東西竟這樣壞心，寶玉枉認了他做乾媽，倒是這個和尚道人阿彌陀佛，纔是救寶玉性命的。只是沒有報答他鳳姐，道怎麼老太太想起我們的病來呢？賈母道：你問你太太去。我懶待說。王夫人道：纔剛老爺進來說起寶玉的乾媽，竟是個混賬東西，邪魔外道的。如今鬧破了，被錦衣府拿住，送入刑部監要問死罪的了。前幾天被人告發的那個人，叫做什麼潘三，保有一所房子，買與針對過當舖裡這房子，加了几倍價錢。潘三保還要加當舖裡那裏，還肯潘三保更買犒了這老東西。因他常到當舖裡去，那當舖裡人的內眷都與他好的，他就使了個法。

兒叫人家的內人便得了邪病家翻宅亂起來他又去說這個病他能治就用些神馬紙錢燒獻了果然見效他又向人家內眷們要了十几兩銀子豈知老佛爺有眼應該敗露了這一天急要同去掉了了一個絹包兒當舖裡人檢起來一看裡頭有許多紙人還有四丸子狠香的香正吃異着呢那老東西倒回來找這絹包兒這裡的人就把他拿住身邊一搜搜出一個匣子裡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不穿衣服光着身子的兩個魔王還有七根硃紅繡花針立時送到錦衣府去問出許多官員家大戶太太姑娘們的隱情事來所以知會了營裡把他家中一抄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几匣子關香炕背後空屋子裡掛着

一盞七星燈燈下有幾個草人有頭上戴着腦箍的有胸前塞著釘子的有項上拴着鎖子的櫃子裡無數紙人兒底下几篇小賬上面記著某家驗過應找銀若干得人家油錢香分也不計其數鳳姐道僧們的病一準是他我記得僧們病後那老妖精向趙姨媽處來過几次要向趙姨媽討銀子見了我傾臉上變貌變色兩眼顰難是的我當初還猜疑了几遍總不知什麼原故如今說起來却原來都是有因的但只我在這裡當家自然惹人恨怨怪不得人治我寶玉可合人有什麼譬呢忍得下這樣毒手賈母道焉知不因我疼寶玉不疼環兒竟給你們種了毒了呢王夫人道這老貨已經問了罪決不好叫他來對証

沒有對証趙姨娘那裡肯認賬事情又大鬧出來外面也不雅
等他自作自受少不得要自己敗露的賈母道你這話說的也
是這樣事沒有對証也難作準只是佛爺菩薩看的真他們姐
兒兩個如今又比誰不濟了呢罷了過去的事鳳哥兒也不必
提了今日你合你太太都在我這邊吃了晚飯再過去罷遂叫
鴛鴦琥珀等傳飯鳳姐赶忙笑道怎麼老祖宗倒操起心來王
夫人也笑了只見外頭幾個媳婦伺候鳳姐連忙告訴小丫頭
子傳飯我合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正說着只見玉釧兒走來
對王夫人道老爺要找我一件什麼東西請太太伺候了老太太
的飯完了自己去找一找呢賈母道你去罷保不住你老爺有

要緊的事王夫人答應着便留下鳳姐兒伺候自己退了出來
回至房中合賈政說了些閒話把東西找了出來賈政便問道
迎兒已經回去了他在孫家怎麼樣王夫人道迎了頭一肚子
眼淚說孫姑爺兇橫的了不得因把迎春的話述了一遍賈政
嘆道我原知不是對頭無奈大老爺已說定了教我也沒法不
過迎了頭受些委屈罷了王夫人道這還是新媳婦只指望他
已後好了好說着啞的一笑賈政道笑什麼王夫人道我笑寶
玉今兒早起特特的到這屋裡來說的都是些孩子話賈政道
他說什麼王夫人把寶玉的言語笑述了一遍賈政也忍不住
的笑因又說道你提寶玉我正想起一件事來這小孩子天天

放在園裡也不是事。生女兒不得濟，還是別人家的人生兒。若不濟事，關係非淺。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來學問人品都是極好的，也是南邊人。但我想南邊先生性氣最是和平，偕們城裡的孩子個個踢天弄井，鬼聰明倒是有，的可以搪塞就搪塞過去了。胆子又大，先生再要不肯給沒臉。一日哄哥兒見的，沒的白耽誤了。所以老輩子不肯請外頭的先生，只在本家擇出有年紀，再有點學問的，請來掌家塾。如今儒大太爺雖學問也只中平，但還彈壓的住這些小孩子們，不至以顛預了事。我想寶玉閒着總不好，不如仍舊叫他家塾中讀書去罷了。王夫人道：老爺說的狠是自從老爺外任去了，他又常病，竟耽

擱了好几年如今且在家學裡溫習溫習也是好的賈政點頭
又說些閒話不題且說寶玉次日起來梳洗已畢早有小廝們
傳進話來說老爺叫二爺說話寶玉忙整理了衣服來至賈政
書房中請了安站着賈政道你近來作些什麼功課雖有幾篇
字也算不得什麼我看你近來的光景越發比頭几年散蕩了
況且每每聽見你推病不肯念書如今可好了我還聽見你
天天在園子裡和姊妹們頑頑笑笑甚至和那些丫頭們混鬧
把自己的正經事總丟在腦袋後頭就是做得幾句詩詞也並
不怎麼樣有什麼稀罕處比如應試選舉到底以文章爲主你
這上頭倒沒有一點兒工夫我可囑咐你自今日起再不許做

詩做對的了單要習學入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毫無長進你也不用念書了我也不願有你這樣的兒子了遂叫李貴來說明兒一早傳焙茗跟了寶玉去收拾應念的書籍一齊拿過來我看看親自送他到家學裡去喝命寶玉去罷明日起早來見我寶玉聽了半口竟無一言可答因回到怡紅院來襲人正在着急聽信兒說取書倒也歡喜獨是寶玉要人卽刻送信與賈母欲回攔阻賈母得信便命人叫過寶玉來告訴他說只管放心先去別叫你老子生氣有什麼難爲你有我呢寶玉没法只得回來囑咐了丫頭們明日早早叫我老爺等着送我到家學裡去呢襲人等答應了同麝月兩個倒替着醒了一夜次日一

早襲人便叫醒寶玉梳洗了換了衣服打發小了頭子傳了焙茗在二門上伺候拿着書籍等物襲人又值了兩遍寶玉只得出來過賈政書房中來先打聽老爺過來了沒有書房中小廝答應方纔一位清客相公請老爺回話裡邊說梳洗呢命清客相公出去候着去了寶玉聽了心裡稍稍安頓連忙到賈政這邊來恰好賈政着人來叫寶玉便跟着進去賈政不免又囑咐幾句話帶了寶玉上了車焙茗拿着書籍一直到家塾中來早有人先搶一步回代儒說老爺來了代儒站起身來賈政早已走入向代儒請了安代儒拉着手問了好又問老太太近日安麼寶玉過來也請了安賈政站著請代儒坐了然後坐下賈政

道我今日自己送他來因要求托一番這孩子年紀也不小了到底要學個成人的舉業纔是終身立身成名之事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些孩子們混鬧雖懂得幾句詩詞也是胡謔亂道的就是好了也不過是風雲月露與一生的正事毫無關涉代儒道我看他相貌也還體面靈性也還去得爲什麼不念書只是心野貪頑詩詞一道不是學不得的只要發達了已後再學還不遲呢賈政道原是如此目今只求叫他讀書講書作文章倘或不聽教訓還求太爺認真的管教管教他纔不至有名無實的白耽誤了他的一世說畢站起來又作了一個揖然後說了些閒話纔辭了出去代儒送至門首說老太太前替我問好

請安罷賈政答應着自已上車去了代儒回身進來看見寶玉在西南角靠窗戶擺着一張花梨小棹右邊堆下兩套舊書薄薄兒的一本文章叫焙茗將紙墨筆硯都擱在抽屜裡藏着代儒道寶玉我聽見說你前兒有病如今可大好了寶玉站起來道大好了代儒道如今論起來你可也該用功了你父親望你成人懇切的狠你且把從前念過的書打頭兒理一遍每日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幾遍文章就是了寶玉答應了個是回身坐下時不免四面一看見昔時金蓉輩不見了幾個又添了幾個小學生都是些粗俗異常的忽然想起秦鐘來如今沒有一個做得伴說句知心話兒的心上凄然不樂却不敢

作聲只是悶着看書代儒告訴寶玉道今日頭一天早些放你
家去罷明日要講書了但是你又不是很愚夯的明日我倒要
你先講一兩章書我聽試試你近來的工課何如我纔曉得你
到怎麼個分兒上頭說得寶玉心中亂跳欲知明日聽解何如
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一回終